

杨振声著：

玉 君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上海书店印行

DF58/02

現 代 叢 書

玉 君

楊 振 聲 作

文藝叢書第一種

現代社出版

1059186

玉君一冊

實價大洋五角

作者

蓬萊楊振聲

發行者

（北京漢花園）
現代（北京大學第一院）

印刷者

（北京東城甘雨胡同）
志成印書館
（電話東局三五二號）

代售者

各地書局

民國十四年
五月

初版
再版

复 印 说 明

《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》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、流派、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，以及作家传记、作品评论、文学论争集等，依原样复印，供研究者参考。

《玉君》是二十年代有社会影响的小说之一，在早期众多的反对封建礼教、争取婚姻自由的小说中，它是受人瞩目的佳作。本书出版后作者曾多次改写。据现代社1925年5月再版本影印。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玉 君

杨振声著

上海书店印行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青浦朱家角彩印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

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J 111·1 定价1.00元

自序

若有人問玉君是真的，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。說實話的是歷史家，說假話的纔是小說家。歷史家用的是記憶力，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。歷史家取的是科學態度，要忠實於客觀；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態度，要忠實於主觀。一言以蔽之。小說家也如藝術家，想把天然藝術化，就是要以他的理想與意志去補天然之缺陷。他要使海棠有香，鯽魚少刺。你說他違背天然，他本來就不求忠實於天然。他把那種美德，早已三揖三讓地讓給科學家了。他是勤

苦的工蜂，從花中偷出花蜜釀成他的蜂蜜。花是天生的，蜜是他釀的，沒花他釀不成蜜，但蜜終非花。

然則小說家都是騙人的嗎？我又答沒有一個小說家能騙過人的。你或者可以被科學家騙了，但是不能被小說家騙了的。因為科學家是爲天然說話，你看了他的書，仍是不能知道他這個人；小說家是爲自己說話，你在書中到處都可以捉到他的。譬如在「玉君」中，林一存海外歸來，孑然獨居。回首盛時，自願玉君一如昔日。而偏偏玉君已有了情人；有了情人也罷，又偏偏是他的朋友；既是他朋友，自願此生此世，不再見到玉君，偏偏杜平夫又以玉君相託；偏偏要他作個紅娘；作個紅娘也罷，偏偏玉君處又來提親；此真令人難堪之至者矣。故其橋下第一夢，欲杜平夫能有外遇也，第二

夢欲早能與玉君有婚約也。但夢雖能替心說話，而不能替心辦事，夢亦終留爲 Unfulfilled Wish 耳。至其出遊，種田等等，都是求 Sublimation 的把戲。而其種種不平的議論，處處都是感情引導着理想， Suppressed Wish 在那裏搗鬼兒。至玉君對婚姻制度起了反動，就是林一存的 Complex 有了結局。作者初無意比附於心理分析學來寫小說，不過寫完後一看，自己纔嚇了一大跳。索性就寫了一篇 Freudian 序在這裏。

至於此書爲何要這般寫，只是爲了不肯那般寫的緣故。第一，「水滸」「紅樓」等長篇小說，都是偏於橫面的寫法，所以寫了個全社會，寫來又那麼長，作者終身只能作一部。如西洋長篇小說的體裁，從縱面寫下去的在中國幾乎沒有。第二，中國小說與詩的哲

學，總是要寫人生如夢，越好的作品，夢越深沈。所以此書不那般寫，就不得不這般寫。

先謝謝鄧叔存先生，爲了他的批評，我改了第一遍。再謝謝陳通伯先生，爲了他的批評，我改了第二遍。最後再謝謝胡適之先生，爲了他的批評，我改了我三遍。

正是初秋夜裏，窗外月清如水。我一個人獨坐在屋子裏，單零的影子照在書架子上。不免回想到未離家以前，父母俱存，姐姐未嫁，親友往來頻仍，家中總是熱鬧鬧的；現在呢，一個人遠遊歸來，只剩下孤另另的一身與幾個老僕同居。正在低回往事，忽聽到兵兵一陣扣門的環聲，把我的舊夢打斷了。

張老頭出去開了門，回來在我的窗外打個招呼道，『杜少爺來瞧你啦。』

我正要迎出來，杜平夫已經一頭撞了進來。把帽子向桌上一擲，轉身像塊大石頭似的坐在沙法上。兩手抱了頭，一聲不響。只見他兩扇腳在地板上一起一落的。

我問他話，他也不理我。我退兩步坐在一張搖椅上，一面搖着一面望着他。

他忽地從沙法上跳起來，在地上繞了兩個灣子，拿起一支香烟，自己燃着，把火柴狠狠地一擲；擲在地毯上。一蹲身又坐在沙法上。痛吸了一口香烟，對着噴出的繞繚烟霧出神。我過去把火柴的餘燼用腳踏滅了，又回到自己的搖椅子上望着他。

他毫無聲息地吸完了半支煙，把其餘的半支擲在地板上，用腳狠狠地擦了個粉碎，把身子向沙法背上一仰，哈哈了兩聲，又無一

點聲息。我仍是一面搖着椅子一面望着他。

他閉上一回眼，像似有所回憶。忽然兩個眼圓睜起來，冷笑道，『哈哈，鬍子鬍子！你的女兒不能與仇人的兒子結親，仇人的兒子却偏要娶你的女兒。不錯，偏要娶你的女兒。』說着他又把腳一頓。

他停了一回，把背離開沙法，兩手抱了頭支在膝上，眼望地不動，微弱的聲音問我道：『你記得周玉君不記得？』

『周玉君？』我的聲音不知不覺的從嘴裏跳出來，同時我的心也亂跳起來。

『不差，花市街周鬍子的女兒。』他慢慢地這樣答。

『周玉君怎麼樣？』說着我彷彿看到十餘年前朗目皓齒的玉君

，歪了頭站在我面前。

『我在北大，她在師範的時候，我們兩個人認識的。』他說着站起來，又以拳抵案道，『今天到她家裏去提親，被鬍子罵了個落花流水！』

我的頭漸漸低下去。停了半天，又問他道：『你們兩家，也算
是門當戶對了。鬍子因為甚麼生氣哪？』

『誰不是這樣想！』他拍着桌子說：『那裏料到鬍子想起幾十年前的舊賬來！他說是當他與先父同僚的時候，先父爲了一件事，不念鄉誼，把他參了一摺子。現在他的女兒不能與仇人的兒子結親。可惜玉君的母親已死，無人替她作主。她的繼母，又是漠不相關的。鬍子又拉扯上甚麼自由戀愛，洪水猛獸等話。最可恨的，他把

玉君教到跟前，痛罵一番，不許她再到北京去。」

「今天晚上，」他停一回又接着說：「我會到玉君，你看，這是她淚洗了的一條手帕——」說着他的眼也紅了。又退一步坐下去，低了頭不作聲。此時屋內屋外都無聲息，只有小貓球兒在軟椅的角上，團了身子，肚皮一上一下的咕嚕咕嚕酣睡——萬事都不關心的酣睡！

停了好久好久，他站起來說：「我明天就要動身到上海趕法國船去啦，去後關於玉君的事，一切請你照顧。我已同她說過了，明天早晨，她到海岸送我上船。請你也要來的。」

說完他拿起帽子來，邁步走出去了。

他去後我一個人對燈獨坐。回想當我十五六歲的時候，祖母尚

在。她最喜歡招來親友中的女孩子們到我們家裏，陪着她老人家聽鼓兒詞。當時大家最心愛的一個小女孩子，就是周玉君了。她是父親的朋友周鬍子的女兒。那時不過十一二歲。烏髮雪面，明眸皓齒，常常赤着兩行小牙，腮邊一對笑窩，抱了花跑來找姐姐。

有一次她同姐姐在後院子裏灌花，手裏提了水壺。仰着臉同姐姐說笑，冷不妨被老樹根絆倒了，拋了水壺，澆了新衣。我過去拉她起來，她擎着兩隻小泥手只是哭。姐姐過來替她用手帕擦乾衣上的水，她還是哭個不休。我跑到屋子裏，找了一把斧頭，過去對那老樹根拚命的叮叮亂砍。她見了纔轉哭爲笑，從兩眼的溼溼淚光中，射出感謝我的笑意。

我那時癡頭癡腦的發了許多兒童的幻想。她雖是一個十一二歲

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兒，然在我心中，她是我的思想的中心軸。我讀書是想日後作大官，騎了馬回家對他誇耀的。她的先生責罰了她，我知道了總是義憤填胸，想替她報仇。

又常幻想她與我在漆黑夜裏，跑到高山深林中去逃難。狂風怒吼，野獸咆哮，她嚇得緊緊地抱住我的臂腕，悄悄無言地走路。忽見山頭上現出一片火把來，一羣強盜，露胸攘臂，手持明晃晃的板刀闖過來，要搶劫玉君。我把玉君藏在石後，一人奮臂當前，奪過劍來和強盜打退，却是自己也受了致命的重傷。玉君出來，見我倒在地上，跪下伏在我胸上哭，眼淚都滴到我的傷痕裏。我一時想坐起來安慰她，告訴她我一點兒都不痛。但是身不由己，剛抬起半身，便又倒下。一陣心痛，就死過去了。她從此接着哭我。直至她長

到十五歲，十七歲，十九歲都不忘我，嫁了人還時常到我墳上來弔我。

這種癡呆的思想，直至現在十餘年後，還在我心中留下印痕。不過自從兩家老人凋零，玉君的哥哥早逝，我的姐姐已嫁之後，兩家的往來便漸漸的斷絕了。我在外前後十餘年，竟未得見她一面，而她的消息也久經沈杳。於今我回來，家中剩下孑然一身，而她也快要嫁人了！

我正在想的無聊，忽被小貓球兒喵了一聲，把我的思線碰斷了。我抬起頭來，只見牠在軟椅上翻轉身來，對我伸開兩隻前爪，鼻子向上一擡，赤了牙，打了一個深深的呵欠，又咕嚕咕嚕一陣，彷彿是警告我天不早了，快睡覺罷！

早晨六點鐘出了城門，見朝日剛從樹梢探出頭來，照在蓋滿露珠的草地上，蒸起一層晶霧。遠遠地望見幾個村落中冒起縷縷炊烟，直冲上新開放的淡藍天空。我沿著一片菜園子向海邊走去。一面走一面回想昨天晚上杜平夫對我所說的話。想起要見多年別過的玉君，心中不免突突地跳。想到平夫是個有性情的男子，又私爲玉君喜。但是，平夫去了，要我照應玉君；在中國這個社會裏，男女中間，都是隔條天河的，那裏有互助的機會呢！豈不是令人搔頭的事